



中国大学 学术讲演录

《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Selected Academic Lecture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
学术讲演录

Selected Academic Lecture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中国大学 学术讲演录

《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Selected Academic Lecture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 《大学学术讲演录》编委会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633-3142-5

I. 中… II. 中… III. 社会科学—演说—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1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pi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48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 001 ~ 12 000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卷首语

大学是国民教育的基地,更是思想文化的摇篮。大学的思想学术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前进的动力,而且还是转移社会风气、提高公民思考水平与趣味的利器。大学思想学术的传播不外乎两种,一是著之文章,一是讲坛传授。学者们往往通过校园内外的讲演阐发思想,传播新知,从而影响社会,听众往往是多学科的教师或社会人员,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这些讲演有的是已有准备,有的是即兴发挥,但无不是学者们多年乃至毕生研究的心得。精华所在,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讲演受时地限制,听众毕竟有限,而讲演稿既不适于时下那些面孔呆板的学术刊物,又往往得不到大众传媒的垂青,即兴的讲演有时甚至未能形诸文字,只能留存在现场听众的心中。这样,那些精辟的见解、敏锐的思想、充满智慧的发现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化的硕果难以及时普及,实是一种极大的遗憾。有鉴于此,我们编辑《大学学术讲演录》系列丛书,选辑国内外大学重要的、为各界关心的讲演稿,以年度、国别为界,分辑出版。我们期望这项工作能够为当今社会提供更多更积极的思想文化资源,让更多的读者汇入到思考、探索和交流的氛围之中。

《大学学术讲演录》编委会
2001年1月1日

F129/01

目 录

尼采的微言大义	1
/刘小枫	
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	33
/林毓生	
知识动力学与传统文化变革的三类契机	43
/汪丁丁	
诠释转向与本体回归	56
/成中英	
预设: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67
/刘大为	
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86
/陈思和	
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101
/李欧梵	
反思“文学史”	113
/陈平原	
鲁迅的“原点”	116
/吴晓东	
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之一端	124
/川合康三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133
/格 非	
从世界性联系看考古学解释	143
/Peter J. Ucko	
“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	157
/李学勤	

163	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 /俞伟超
172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罗志田
185	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历史主义诠释 /陈启云
202	跨越文化鸿沟: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特点和前景 /牛大勇
214	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224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林毅夫
236	中国立法的现状和展望 /杨紫烜
239	关于法治与法学研究 /贺卫方
253	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 /朱维铮
264	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许纪霖
283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张汝伦
294	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反思 /许苏民
304	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赵 园
310	百年思索 /龙应台



讲演者：刘小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说明：2000年4月，刘小枫博士在北大作了题为“尼采是谁？”的讲演。讲演当晚，整座教学楼没有电，有同学买来蜡烛，点在讲台上。刘小枫博士就在一片烛光中讲尼采的幽灵，真有神神鬼鬼的气氛。讲到快完时，忽然电来了。据说，这次讲演“令人瞠目结舌”。同年9月，刘小枫博士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作了题为“尼采的微言大义”的讲演，在北大作的“尼采是谁？”的讲演，显然是后来发表的这些讲演的雏形。

尼采的微言大义

尼采是谁？

早就听说，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推翻了西方的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伊德等都无法望尼采项背。弗洛伊德明显受过尼采影响，而且仅仅发扬了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首先，马克思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尼采不仅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而且颠覆了启蒙传统。再说，马克思的思想生命力是资本主义赋予的，他作为共产主义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尼采却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不难理解，冷战之后，不是弗洛伊德等，而是尼采显得更具生命力。

[1] 参 Stanley Rosen, *Nietzsche's Revolution* (《尼采的革命》), 见氏著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189 页, Yale Uni. Press 1989。

[2] 尼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接受以及 20 世纪头 40 年尼采著作的汉译, 参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 1998) 第五章和年表。

[3] 青年尼采写有大量诗作, 参 Nietzsche, *Werke und Brief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and 1-2, Jugendschriften* 1854 ~ 1864 (《尼采著作和书信: 历史考订版, 卷 1 ~ 2, 青年作品 1854 ~ 1864》) Hans Joachim Mette 编, München 1934。

尼采的实际影响也远甚于弗洛伊德等。右派分子不会喜欢马克思, 左派分子却特别喜欢据说极右的尼采。尼采文章瑰美、奇诡、料峭, 没有谁说马克思是“诗人哲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仍是学术性的, 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给知识人大众, 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尼采文章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 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人大众的话语。^[1] 尼采在汉语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证明: 尼采刚死不久就潜入王国维、鲁迅这样的“中国魂”, 西人论著有谁像尼采文章那样有如此之多不同的汉语译本?^[2] 即便马克思论著的翻译有一个政党在搞, 也没能赶过尼采的风采。

然而, 尼采是谁?

谁不知道尼采? 不就是那个要“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权力意志”、提出“超人伦理”和“永恒复返”说而且敢“敌视基督”的德国“伟人”或“疯子”? 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纳粹利用的德国诗人哲学家?

尼采真是如此“尼采”?

尼采自己和多数研读尼采的后人, 都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尼采最主要、最本真的文章, 也的确影响最大(中译品种也最多)。然而, 尼采在书中自己说话吗? 不, 是扎拉图斯特拉在说。尼采是扎拉图斯特拉吗? 难讲。尼采可以说, 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而不是尼采“如是说”。他仅仅是记录者, 像柏拉图写的对话, 不是柏拉图在说, 而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一类“角色”在说(施特劳斯语)。扎拉图斯特拉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

出身于路德宗牧师家庭的尼采, 极为羡慕路德在德语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力, 将路德作为自己在德语上要达到的目标。然而, 尼采在德语诗作方面的努力失败了。^[3] 这并非因为, 尼采之前, 歌德(尼采最敬佩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毕希纳(Buchner)、克莱斯特(Kleist)在德语诗言方面撒尽才性, 而是因为尼采自己作为诗人的才性天生不足。要是尼采真有盖世诗才, 像里尔克(Rilke)或者特拉克尔(Trakel), 要在德语诗歌史上占据超人地位, 并非没有可能。尼采的诗同海德格尔的诗一样, 让诗人笑掉牙; 尼采的散文和格言文体, 至多与荷尔德林、施勒格尔(Fr. Schlegel)、诺瓦利斯持平, 风格不同而已。

尼采是哲人, 而不是文人。他的所谓“诗化”或格言文体, 仅仅作为哲学文章, 才显出其超人气象。即便这种哲学文体, 也不是尼采的独创。熟悉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勒格尔的人都知道, 无论哲学的所谓“诗化”还是格言体, 都是德国浪漫派的成就。即便这种成就也不是德国浪漫派的独创, 不过是亚里士多德之前, 尤其柏拉图之前文体的复活。

如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具有个体才性的文章, 这种个

体独特性是什么?问题仍然是:尼采是谁?

既然《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作为西方的哲学著作,叙说者的名字竟然是一个非西方传统中人,既非尼采心仪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不是《悲剧的诞生》中迷拜的希腊神人狄奥尼索斯。扎拉图斯特拉何许人也?波斯宗教的先知。借波斯人的嘴说话在欧洲思想史上不是头一回——孟德斯鸠编造过《波斯人信札》。借波斯先知的嘴说话,也许表明尼采要站在欧洲思想传统之外的超然立场来评价欧洲精神。^[1]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摹仿福音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分四部记叙扎拉图斯特拉的漫游、梦幻、遐想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寓意的言说充满寓言、比喻。^[2]圣经思想不是哲学: *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imis?*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德尔图良语)。《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可以算哲学书?难道尼采暗中站在圣经立场反哲学,是反哲学的先知?

虽然尼采称自己的话“像铁锤”,明显学舌旧约先知书中的耶和华盛顿:“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 23:29)但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者耶稣的嘴说话,他丝毫不想站到已经被基督教福音派占用了的圣经立场。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海口气,不过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其“如是说”言必反福音书中的耶稣之言。通过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尼采站到了犹太—基督教这一西方思想的另一大源头的对立面,他还能算先知?

也许扎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代表悲剧诗人反哲学的传统。可是,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激情洋溢中”和他站立的“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这些悲剧诗人的后代“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同扎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这个人 6)。悲剧诗人的精神传统也被超越了,扎拉图斯特拉的身世不比狄奥尼索斯浅。

比较文学或者跨文化学者兴奋起来:看啊,尼采多么靠近东方、热爱东方……然而,尼采说,那帮编纂《吠陀经》的教士们“连给扎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

与耶稣主要对门徒“如是说”或苏格拉底不厌其烦地与弟子交谈不同,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经常对自己说。扎拉图斯特拉重新“成人”之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太阳说的。扎拉图斯特拉自视为太阳,对太阳说,就是对自己说。“这样一个人,假如他自言自语,将用什么语言?纵酒狂歌的语言”(这个人 7)。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是尼采的自言自语?

就算是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以是一种隐身(*sich zu verbergen*)手段。”(善恶 169)尼采在自传中明白说过,自己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这个人 7)。尼采还说: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

[1] 参 Stanley Rosen, *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Nietzsche's Zarathustra* (《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 7~8 页,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5。

[2] 参 W. W. W. Richards,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allegorical subplot of Nietzsche's Zarathustra* (《圣经与基督教传统:理解“扎拉图斯特拉”中寓意细节的种种法门》), New York 1990。

正诚实的”(善恶 177)。尚若如此,尼采就仍然是一个哲人。只不过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把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当作尼采的真言,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谎言——偶尔夹杂几句实话。

是的,我劝你们离开我,并且抵制扎拉图斯特拉!最好因他而羞愧!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扎拉图斯特拉说他也许“欺骗了”我们,是随便说说?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暂时先放下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满纸谎话这一问题。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究竟说的什么?是否有可以称为扎拉图斯特拉学说的东西?

尼采自己告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个人 1)。依据这一告白,洛维特以为,“永恒复返”不仅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主题,而且是尼采思想的基本学说。“无论愚蠢还是睿智,永恒复返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与古典异教的争执。”^[1]海德格尔对自己昔日的学生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的演讲勾销了这一说法:“永恒复返”说的确出现在而且主要出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然而,这种学说既无法说明也无可反驳,仅仅在带出值得思议的、“面相之谜般的”问题。^[2]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永恒复返”可能是大假话,至少暗示不是尼采的真言。

谜底在于“权力意志”的提法。“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具有“最为内在的关联”,是重估价值思想的一体两面,似乎“永恒复返”是显白表达(不等于谎言)，“权力意志”是隐微表达。海德格尔断言,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两种表达“最为内在的关联”,并“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基本设问,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 20 世纪和未来的世纪”。^[3]权力意志论是尼采的真言,亦是尼采思想的历史功绩,它颠倒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学说——对于存在的理解。沿着这条可以称为本体—认识论的解构之路,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尼采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革命性”行动: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后一人,以摧毁这一传统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权力意志论不过是在谢林那里达到顶点的唯意志本体论的结果。因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表达,预示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4]

【1】Karl Lowith:《尼采对永恒复归说的恢复》,见氏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270 页,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2】Martin Heidegger, *Wer ist Nietzsches Zarathustra?* 《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见氏著,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119 页, Pfullingen 1954。

【3】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尼采》)*, 两卷, Pfullingen 1961, 卷 1, 26~27 页。

【4】参格尔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判性评论》(默波译),见《外国哲学资料》7 辑,25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但也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入迷,以为其中隐藏着“生肌权力”(biopower)的启示。福柯钟情的既非《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非《权力意志》,而是《道德的谱系》。然而,“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回答是:“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1]“权力意志”不是柏拉图主义存在论的痕迹,而是显露身体的标记。通过“权力意志”的提法,尼采展露出生命的本原现象。德娄茨由此得到启示:凡考虑到生命的思想都分享了其对象的权力(power),因而必然会面对权力的策略。

于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了德娄茨最后的思想。《什么是哲学》的结尾透露,尼采教德娄茨把生命定义为绝对的直接性、“无需知识的纯粹沉思”、绝对的内在性,是福柯临终都还在思考的“生肌权力”。“永恒复返”既是宇宙论的,更是“生理学说”,是“生肌权力”的生成论。^[2]尽管撇开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的尼采解释,德娄茨的尼采解释仍然进入了现代哲学中超验论与内在论的对立,试图接续由斯宾诺莎发端、尼采彻底推进的内在论谱系。对于海德格尔,理解“权力意志”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事关“未来的世纪”,同样,据说生肌权力的“生命”概念“作为福柯和德娄茨思想的遗产,肯定将构成未来哲学的主题”。^[3]

对如此发微尼采的“纵酒狂歌”,将歌词阐发为“存在学说”或“生肌权力”学说,德里达给予了尼采式的摧毁: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说法: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善恶 34)。要从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中找出某种学说,就像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市上找上帝。尼采文章总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说话,因为他对世界的肯定是一种思想游戏,要求风格的多声道。风格成为思想本身,没有尼采,只有 the Nietzsches(尼采们)。尼采善用短小语句,如果将这些语句与其总体风格分开,根本不可理解,而且经常自相矛盾。尼采文章因此有无限制的解释可能性,哲学在他那里成了无限的解释。^[4]德里达不仅挑战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也瓦解了福柯—德娄茨的尼采解释。这些尼采读法仍然受传统的真理问题支配,依附于某种形而上学幽灵,难怪他们看不到尼采文章的多面孔。

话虽如此,德里达的尼采解释依然得自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如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方式来自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把尼采看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的前驱,而不是看成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式解释学行动的继承、发扬?^[5]再说,与内在论对立的超验论谱系从康德经胡塞尔传到列维纳(Levinas),海德格尔恰恰站在两个谱系的转换关节点——胡塞尔与尼采交汇的地方。

[1]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朱苏力译),见《学术思想评论》1999(4),384~387页。

[2] 参 Giorgio Agamben, *Absolute Immanence* (《动与反动》), 见 David B. Allison 编, *The new Nietzsche* (《新尼采》), 85 页以下, MIT Press 1985。

[3] 参 Giorgio Agamben, *Absolute Immanence* (《绝对的内在论》), 见氏著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220~242 页, Stanford Uni. Press 1999。

[4] 参 Jacques Derrida,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教唆:尼采的种种风格》), Uni. Chicago Press 1978; Jacques Derrida, *Nietzsches Autobiographie oder Politik des Eigennamens* (《尼采的自传或者本名的政治》), 见 *Fugen: Deutsch-Französisches Jahrbuch für Text-Analytik*, 64~98 页, 1980。

[5] 参 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极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 Uni. California Press 1985; Ernst Behler, *Derrida-Nietzsche, Nietzsche-Derrida* (《德里达—尼采、尼采—德里达》), Paderborn 1988。

【1】参 Karl Lowith:《释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未明言的》(冯克利译),见《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0(13)。

的确,尼采文章大都不像“学术”论文,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理路。即便可以归结出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永恒复返”一类学说,实际上都依赖于重新组织尼采的话。解读尼采,解释者不得明确摆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不能像解释其他思想家比如康德、黑格尔那样,躲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解释。海德格尔、福柯、德娄茨、德里达的尼采解释,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洛维特可能没有看错: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接着尼采摧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于不理睬尼采文章自身,自己说自己的。^{【1】}

勾销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代之以多声风格,尼采就不在了。然而,真的再不可能找到尼采?尼采是谁,真的没有可能回答?即便多声风格,也非尼采的发明。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不同声音,能肯定苏格拉底的声音一定是柏拉图的声音?基尔克果用过一打笔名,哪一个是他自己的声音?柏拉图或基尔克果并非在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中不在了,仍然可以肯定有可以叫做柏拉图或基尔克果的思想。角色或笔名都很可能是“隐身手段”,正因为有“身”要隐,才发明了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尼采这个人在“风格”中隐藏自身,而不是根据没有尼采之“身”。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自传”就是谈论自己。如果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须再写自传?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语)。从《善恶的彼岸》开始,尼采越来越多自我引证——引证自己的作品,《瞧这个人!》更是大段抄录。德里达很可能被尼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的话骗了。并非没有一个尼采,“尼采们”不过是尼采的身影——就像他一本书的书名“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尼采不是后现代的非逻各斯论者,他追求真理,只不过不直言真理。德里达没有去问为什么尼采不直言真理,反而以为尼采的言说证明根本没有真理,实乃典型的后现代的自以为是。

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姑且不谈尼采公开发表的论著,尼采从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书信、明信片可以证明,“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重估价值”的确是尼采想要说的“学说”,它们是否就是尼采想说的真理,倒一时难以确定。

在据尼采自己说宗旨为“永恒复返思想”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中,“权力意志”已经出现了。在题为“论克服自我”(Von der Selbst-Ueberwindung)一章中,扎拉图斯特拉说到:世界上有两种权力意志,因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者,一种是民众。智者身上的热情堪称“求真意志”,其实质是要“所有的存在应当顺从”自己,如此意志就是一种权力诉求:“你们意欲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屈尊崇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终极的希冀和陶醉。”民众也有自己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来自他们所相信的善善恶恶的伦理。

这是尼采文本中较早明确谈到“权力意志”的段落,而且说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如果我们要搞清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究竟该去把握哪一种“权力意志”?扎拉图斯特拉接下来的“如是说”马上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善用比喻的扎拉图斯特拉继续说:“不智者自然是民众——他们犹如一条河川,河上有一小舟向前漂流,小舟上载有种种庄重的、隐匿着的价值评估。”(如是说:论超越自我)这段“如是说”马上使得我们的关注转到这样一个问题:尼采为什么要谈“权力意志”,是在什么语境中谈的?

河川与小舟的比喻,让我想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政治古训。Wille zur Macht 究竟译成“权力”还是“强力”意志的争纷可以休矣!民众为河川、智者为一小舟,两种权力意志明明说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值得关心的倒是,既然智者与民众都有权力意志,凭什么就应该是智者统治民众?

两种权力争夺支配权,哪一种权力应该占上风?按扎拉图斯特拉的意思,权力的高低来自价值,权力关系是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真正的价值当然应该货真价实,求真的意志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因而就应该拥有更高的权力。如果问世上谁应该统治,回答当然是有求真意志的人,求真意志才能辨别价值的真伪、排列价值的高低秩序,统治的正当性就基于这种高低有序的价值秩序。谁在求真?不是君王,也非民众,只有哲人。“求真意志”是智者(哲人)的权力意志,因此它应该支配民众的权力意志(善善恶恶)。这里的所谓哲人,看来不像是如今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倒像柏拉图所谓的哲人一王。

既然更高的权力来自更高的价值,而不是恰恰相反,智者(哲人)就应该展示出自己求得的价值,为什么扎拉图斯特拉又说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是否因为“凡民众信以为善或恶的,无不流露出一种古老的权力意志”,智者的意志尽管求真,却敌不过民众信奉的价值“古老的”力量?

扎拉图斯特拉教诲了智者的“权力意志”就是权力者“要当主子的意志”后,马上说到:

你们,价值评估者啊,你们用自己有关善恶的价值和言行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就是你们隐而不彰的爱和你们惊魂的光辉、颤栗和兴奋。然而,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如是说:论克服自我)

扎拉图斯特拉当时大谈“求真意志”,越说越忘乎所以,几乎就要把“隐匿的”真理讲穿,兴奋得忘了这真理本来说不得,必须隐藏:“你们聪慧绝伦的人啊,让我们对此谈个够罢,尽管这不大好;但沉默更不好,真理一旦被隐瞒就会变得有毒。”(如是说:论克服自我)是否为了不讲“蛋和蛋壳都破碎”,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蛋和蛋壳都破碎”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这段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中,权力意志与重估价值的确显出内在的紧密关联。尽管没有用到“永恒复返”的字眼,但河川不能自己流动,是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在使它动,这就是“永恒复返”。然而,相当明显,这段“如是说”的经脉不在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最内在的关系”,而在智者与民众的统治关系——两种“权力意志”之间存在政治冲突。所谓“克服自我”,听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论题,实际上事关向民众隐瞒真理,“克服自我”就是哲人克服想向世人宣讲货真价实的真理的冲动。那些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去沉思形而上学残余或者发皇身体权力的人,看来被尼采的其他话蒙骗了。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为什么尼采没有写自传?现在可以有把握这样讲:尼采感到还不到把“隐匿着的”真理说穿的时候。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语言上说是真正的壮举”,“也许只有《善恶的彼岸》的行业工匠歌手序幕中的精湛分析能与之比肩”。^[1]果然,《善恶的彼岸》开篇讨论了哲人(智者)的“偏见”后,接下来就谈到哲人有这样一种“权力意志的权利”:杀死道德的上帝,也就是杀死民众赖以生存的善善恶恶伦理的古老权力,永世不可让民众依自己的权力意志起来造反。末了,尼采斩钉截铁宣称:哲人的权力意志之外,“一切皆无”(善恶 36)。这无异于说,只有智者(哲人)的“求真意志”才应该有绝对的、至高的主权。

紧接着,尼采讲了一句奇诡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大白话么:上帝受到了驳斥,魔鬼却没有?”恰恰相反!相反,我的朋友们哪!真该死,谁强迫你们说大白话(*popular zu reden*)来着!(善恶 37)

[1] 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见刘小枫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5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尼采在身前未刊的笔记中曾谈到堪称伟人的三项条件：除了“有能力从自己的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舆论、敢于蔑视“群畜道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像《道德经》上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假如有人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面具。他宁肯撒谎，而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意志 962）

有一回，扎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来自幸福岛的人”出海航行。在船上的头两天，扎拉图斯特拉一直没有说话，船上大多是侏儒，而他是“远游者和冒险家的朋友”，与侏儒哪有什么话可说。实在闷得慌，扎拉图斯特拉终于忍不住给侏儒宣讲起“永恒复返”教义，讲得起劲时，突然被心中一阵狗吠打断：“我如是说着，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隐念。蓦然，我听见一只狗在附近狂吠。”接下来，扎拉图斯特拉做了一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梦见自己“突然置身乱石丛中，孤独、凄凉，沐浴在萧疏的月光里”，眼见一颤抖、哽咽的年轻牧人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个雏公鸡嘴里……（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中国民间有一种“黄道秘术”，据说修得这秘术可以赶鬼和施魔（最起码可以让打你的人痛而挨打的你自己不痛）。修炼此功必须在僻静处，尤其不能听见狗叫或被女人撞见，否则前功尽弃（为何非得避女人？《书》上说过：“牝鸡不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修得这秘术的基本功之一，就是练习对自己知道的真相守口如瓶。扎拉图斯特拉做的那白日梦，分明是他泄露天机后产生的恐惧——牧人口中的“蟒蛇”如果非要爬进“雏公鸡嘴里”，雏公鸡不被撑死才怪！

口吐蟒蛇的“牧人”是谁？雏公鸡又指谁？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一生中惟一一次明目张胆戴上一副脸谱面具说话，不像在其他场合，用种种隐形面具。从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此惊恐，可见尼采何等在说还是不说自己的真实世界观。

早在青年时期，尼采就被真理与谎言的关系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这篇文章，尼采身前没有公之于世，文章头三节写得规规矩矩，语言没有丝毫夸张、浮躁、反讽，随后十来节草率得像提纲，似乎没有耐烦心把这个题目再想下去。第一节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

就个人希望保护自己反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但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因为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合群。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可能消除至少最明目张胆的“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和平协定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笔记,102页)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显然没有解除真理与谎言的紧张,尼采还处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等到《敌基督者》解除说还是不说的紧张,写自传的时刻到来,尼采的日子也满了。这样的结局,其实扎拉图斯特拉早就晓得:“真的,那里有毁灭,哪里有树叶飘落,哪里就有生命的牺牲——为了权力!”(如是说:论克服自我)

尼采思想中看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真实与谎言、两种权力意志或者哲人与民众的紧张,这是否才是真正需要沉思的尼采?无论发微尼采的基本学说,还是在“尼采们”之间飘飘然,都可能是尼采所谓“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也像海德格尔那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尼采说还是不说的紧张,“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20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

康有为直到仙逝都没有刊印《大同书》十部(合柏拉图《理想国》卷数!)。其弟子曾在《不忍》月刊连载头两部,当时,康子仍在海外流亡。数月后康子返国,马上阻止继续刊登。康子早已演成“大同之义”,为什么在世时不愿公之于世?若说康子自感还不圆满,从《不忍》月刊连载到他仙逝,有十几年时间,足以修润。当然,“大同之义”与康子一向讲的“虚君共和”改制论明显有矛盾;改制仍然要维系传统伦理,并不是达至大同境界的步骤。“虚君共和”是现世的政治法理,“大同之义”是理想的万世大法,根本是不同的政治原则。

这一矛盾会影响到公布《大同书》?有的思想史家(如萧公权)以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用西学对康子的影响就可以圆通。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谨慎,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朱维铮教授就有这种审慎,以为康子不公布《大同书》可能“别有缘故”。^[1]

不过,康子最终“不能言”为万世开太平之义,究竟因为康子“秉性之奇诡”(梁启超),抑或因为他还没有为乌托邦找到历史“实例”(朱维铮)?康子自己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难道是随便说说?

公羊家有大义微言之说,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所谓“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妙之言”。有的公羊家也把“大义”与“微言”

[1] 参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231~2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